

自從我在本刊發表鮑爾雪維主義並非宗教後，不久就有摩賽先生 (Henry R. Mosey) 來反證我的話。蘇俄的朋友說鮑爾

雪維克不會償還俄皇時代的外債，同時蘇俄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 第四號 蘇俄到底是什麼 世界小叢刊

# 蘇俄到底是什麼

Louis Fisher

塚寒 譯

巴黎的白俄，不但有軍事的組織，且在法國國防大臣認許之下，設立兵工廠，製造販賣軍需用品。設立陸軍大學，訓練軍事行動人材，以為攻打蘇俄的準備。住於南斯拉夫之白俄，得公然發行關於軍事的書籍雜誌，以宣傳白俄勢力之雄厚而抵毀蘇俄。

白俄托庇於帝國主義者，不但與帝國主義者積極圖謀傾覆蘇俄，且有消極的陰謀。其最者厥為法總統杜美爾之被刺。白俄行刺杜氏後，即在報紙極力宣傳為赤俄所為，希圖嫁禍赤俄，以促反蘇俄戰爭之早日爆發，藉得一逞。白俄又恆憑藉帝國主義者，暗中勾結蘇俄

境內殘餘白俄勢力，希圖顛覆蘇俄政府，如一九二八年爆發的頓河煤鑛技師團之經濟的反革命事件，一九三九年的烏克蘭解放同盟事件，均其著者。

潘陽事起，遂予流亡於亞洲的白俄，以一絕好機會。謝米諾夫在日人的諒解之下，以建立白色俄羅斯為目的，而糾合同志，組織俄羅斯法西斯蒂黨。舉凡舊俄士官及其他散居於東方之白俄，均相繼參加。該黨黨員以卡依達在遠東聲勢浩大，舉為黨魁。卡氏現尚繫獄中，將來出獄後與謝米諾夫為爭奪滿洲白俄之領導權，當有一翻鬪爭罷。

共衆之狼



美國 Daily News

英國對印度的政策



88206

的敵人對於我說的蘇維埃聯邦內有自由的一句話，又大加反抗。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顯然地，僅僅說：『我們關於蘇俄的許多概念犯着錯誤。』並不能使人滿足，所以我不得不進一步來證明我所說的。我選擇了幾種比較難於駁斥的錯誤概念，而加以駁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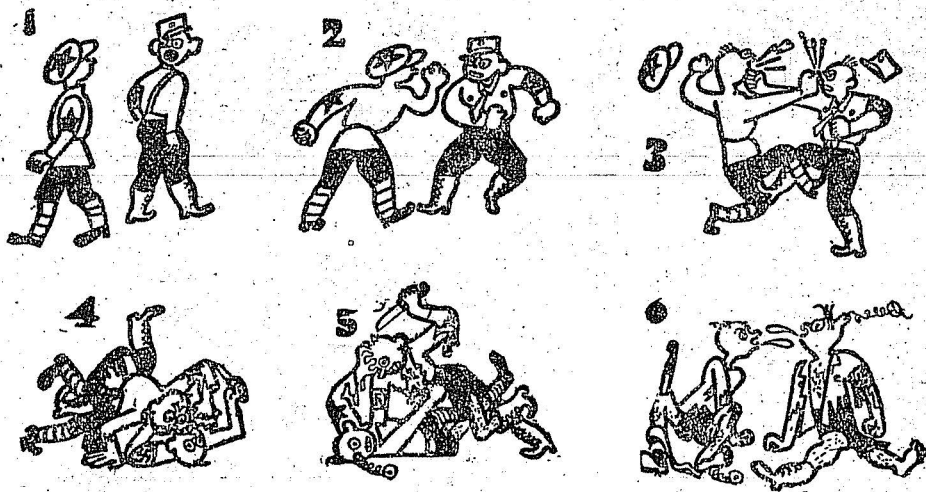
一、在蘇俄沒有自由。這句話在美國及英國時常可以聽到，但在歐洲大陸則很少。因為歐洲的智識階級知道如果在社會革命進行時，就不能再有從容選擇共產主義獨裁或布爾喬亞共和的餘裕了。事實告訴我們，在鮑爾雪維主義現形以前，民主的招牌早給法西斯蒂獨裁打得粉碎了。在匈牙利，波蘭捷克，意大利，以及正在迅速膨脹中的德國，政治上的交替，一方面是資本家獨裁與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蘇維埃獨裁。每一個人的偏欲，並不是由他的愛好言論自由或議會主義所決定，而是由他的經濟利害及階級關係所決定的。

鮑爾什維克政體是一個階級政體，資產階級被剝奪一切公民權。布爾喬亞不能享受

自由或權利，除非他捨棄了他所隸屬的階級。佔據蘇維埃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與農人，卻獲得在革命前從未准許的許多權利與自由。不過，就是工人與農人的自由，對於獨裁也表可若干讓步。鮑爾雪維主義帶了新的，從未夢想到的自由給與工人、女人及孩童。數千萬人努力於教育上文化上及社會上的進化，可以證明『在蘇俄沒有自由』那句話的矛盾性。在蘇俄，有閱讀研究的權利，得應用自己的言語與遵從自己宗族間的風俗，並且沒有病老失業的憂慮，也無須顧慮到兒童的高深教育；這一切，至少與一個人所希望的言論自由有同等的價值吧。

雖然這樣講，言論自由終於是個人與國家的寶庫。它可以糾正政府的錯誤與無約束的經驗論。可是在蘇俄，就是一個鮑爾雪維主義再也沒有表現的完全自由，至非共產黨員，即使是蘇維埃的忠實贊助者，對於政治事件，只得緘口無言。這一方面的壓迫，實在超過政府安全的需要以外。

當一個德國國社黨遇到共產黨的時候



二、列甯在一九二一年所採行的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回復。當新經濟政策宣佈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及大部份的外人都相信要歸結到資本主義。但這預言並未能夠應驗。列甯從沒有把共產主義埋到新經濟政策墓碑下的意念。

在當時，新經濟政策雖允許農人自行售穀，使販賣商可以成爲布爾喬亞階級，但列甯卻保留着『無產階級的高位』(Proletarian heights) 國外貿易的獨佔，實業，運輸業，土地軍隊，共產黨的國有。這樣，將來可向資本主義再來一次襲擊。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間，鮑爾雪維克所擬成的問題是：私人營業與私人耕種是不是將攫取『無產階級精力的極度』，並奪去共產黨員的實權。在新經濟政策失敗的領域內，『無產階級的高位』能不能恢復轉來呢？

88207  
現在這問題的答覆已不再有疑義了。『無產階級的高位』正在摧毀俄國資本主義力量的最後一程。自從集合制與五年計劃

頒行以後，蘇俄的私人資本主義是死滅了。集合制與五年計劃的磨機看守人放鬆的時候，私人資本主義也許會獲得暫時的喘息。如『新的新經濟政策』之出現，這已有許多先例。不過，這『向右轉的磨機』的力量，將漸趨消滅，而俄國資本主義死亡的保證書是簽封了。

三、佈爾什維克拒付俄皇時代的外債。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蘇維埃政府取消了外債的義務。但從那時以後，蘇維埃政府有許多次表示願意償還。莫斯科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致函凡爾賽和平會議，自動承認協約國的債務，並保證付息。列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給蒲力特 (William C. Bullitt) 轉威爾遜大總統的書面提議中，也表示願意承認俄皇時代的債務。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蘇維埃政府正式照會英相喬治，願意償還英債。在一九二二年熱內亞及海牙會議中，蘇俄切實提議清算舊俄債務。上面的事實均有案可稽，如有人仍以爲佈爾什維克

拒付俄皇時代的舊債，大概他們並不看書或許是健忘之故。蘇俄最後一次關於預備談判舊債的聲明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史達林致紐約時報杜蘭地 (Walter Duranty) 的一函。

蘇維埃政府不僅在口頭上允許。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英國麥唐納與蘇俄拉柯夫斯基確實簽訂蘇俄承認英國公私債務的條約。不幸該條約未能獲得英國下院的批准。蘇維埃政府復於一九二六年切實允許迅速以現金償付法國，並與上議員莫齊 (Mozzi) 繕成草約，但因樸恩克實的反對而中止。

蘇維埃政府解決了使公用電汽公司成爲國有的賠償要求，與紐約國家銀行進行談商俄皇八千六百萬金元的戰債問題。莫斯科甚至同意於美國對克倫斯基借款的償還，那借款當初是用來購買軍火殺戮紅軍的。

四、鮑爾雪維克相信各國革命須與蘇俄革命同一情形。列甯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鮑爾雪維克革命，實際上是布爾喬亞革命。

直到階級鬪爭燃起了貧農對於富農的敵意之後，鮑爾雪維主義才傳達到鄉村。並且直到蘇俄農業集合化的現在，方始真的在創造着一種農業的社會制度。

可是，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封建制度早已摧毀，鮑爾雪維克革命即使在初期也不會是屬於布爾喬亞的。它是屬於社會主義的。這亦並非學理上的辨別。托羅斯基說：「除非共產黨員已佔有普羅列塔利亞的大多數，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不過，這條條件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並不需要，因為俄國的貧農與鮑爾雪維克合作，以實現民主的，布爾喬亞的崛起。在工業化的國家中，大多數的自耕農將援助布爾喬亞階級，抵抗革命份子。所以，革命份子必須先與過半數的工人階級相結納。這是基本的社會條件的區別，也可以說明德國或英國革命的開端將與俄國十分懸殊。

在另一方面，鮑爾雪維克認為國外反資產階級革命與俄國革命有相同的要點。譬如說，資本來反對私有財產的分潤，必用武力來

威脅分潤者。所以，內戰伴着每一次共產黨的發動而來。此外，尚有局部的相似點。不過，我們決不可使這些相似點來掩飾區別點。

我們知道國外政治形勢有重大關係。像德國易受鄰邦的干涉，革命所遭遇的環境，與日本不同，因為日本很難受鄰邦的干涉。一九二〇年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初步係佔據工廠，但赤俄卻先佔據街巷。一個革命集團傾覆法西斯蒂政體的工作將與佈爾什維克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大不相同。任何革命必有根據於時間與當地情形的特殊姿態。

五、蘇維埃聯邦內只有全人口百分之二  
 二是鮑爾雪維克 蘇維埃聯邦的共產黨有兩百萬黨員及預備黨員，及五百萬青年共產黨員，後者的年齡，由十八歲至二十五年，分負政府責任並積極參預政治。青年統治蘇俄，二十歲是成熟的年齡了。一萬六千萬人口中有七百萬的共產黨員，即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四

五。

一般人所以說蘇俄的共產黨員只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其含意着重在蘇俄共產黨員的不普遍，與勉強統治不馴服的大多數人民。這是問題的中心。

關於這問題最好判斷是內戰。一九一八年的<sup>一個期間</sup>，鮑爾雪維克僅僅統治莫斯科及附近幾省。後來屢次戰勝白俄，統治區域日廣，這完全是工農人與少數氏族擁護蘇聯的結果。

據我的觀察，蘇俄的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團如果開放門戶，就可以有兩千萬的黨員。共產黨是受過高級訓練的前鋒與突擊隊的密合體，它的力量在於虔誠與訓練而不在于黨員。假使黨禁鬆弛，共產黨將變成機會主義者與投奔主義者的貨車。共產黨員最高薪額受阻止也是為此。佈爾什維克與蘇俄人口間的比例所以相對地低下，並非缺乏大眾的援助，而是由於確定黨員政策的結果。（下略）